



塬

上

一

钟平
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西 安

图书代号: SK13N126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塬上 / 钟平著. —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, 2013. 12
ISBN 978-7-5613-7547-1

I. ①塬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5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1798号

塬 上

钟平 著

出版统筹/ 刘东风

组稿编辑/ 郭永新

责任编辑/ 彭 燕

封面设计/ 门乃婷工作室

排版设计/ 三思堂

出版发行/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

(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)

网 址/ www.snupg.com

印 刷/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/ 720mm×1020mm 1/16

印 张/ 25

插 页/ 3

字 数/ 350千

版 次/ 2013年12月第1版

印 次/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 ISBN 978-7-5613-7547-1

定 价/ 49.80元
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: (029) 85303879

目 录

引 子 / 001

第一章 梦中朱鹮 / 005

原生茂梦里晃过翱翔天空的红嘴鸟，顿时神清气爽，仿佛找到了童稚般放飞的感觉。保护区还在筹建中，朱鹮放飞不过是个计划，可离休赋闲的老子比任上奔波的儿子还要上心。朱鹮是传说中的朱雀，还是老一辈人提说过的白雀？肯定是白雀，错不了。依据是从老宅子废墟里挖出的那块铭刻天人讖言的镇宅石。

第二章 清明时节 / 033

刘亦然在煤炭局时，任万能托他办事，给了他一笔钱，他推辞不要，人家放下就走，他心里不安了好一阵，隐隐自责，却也初尝甜头。他来华源当县长后，任万能又送来一笔钱，他也收了。前任书记曾智拆除了小水泥厂，任万能擅自建十万吨生产线，他没阻止，等到任万能再次找个说头送钱的时候，他便有点心安理得了。

第三章 东河风波 / 061

“豹子刘”劝任万能，你笼笼里的馍，别人想隔着桌子抓，抓不到。前头的人越是不顺当，越说明东河的资源是老天爷留给你的。占住这块资源，往后马鬃梁保护区里的煤田还不都是你的？就算保护区资源拿不到手，地底下胡日鬼，东挖挖西采采，还不够你折腾几十年？一席话，说得任万能铁了心孤注一掷。

第四章 峰回路转 / 091

原尚武为保护区征地手续的事找过刘亦然几回，刘亦然嘴上说没问题，可就是不解决问题，原尚武十分恼火。要是搁在部队里，他早都针尖对麦芒地杠上了，可在地方上，推诿扯皮，绕来绕去是常有的事。跟刘亦然几番较量，他领教了部队与地方行事方式的明显差异。

第五章 雾里看花 / 121

刘亦然突然停住脚，猛地转身把同变变拉在怀里，亲她的香唇。同变变扛不住了，不再半推半就，而是有来有往，干柴烈火般地深吻成一团。正热烈时，刘亦然突然停住，拉着同变变朝别墅奔去，进门上楼梯时，刘亦然又是一阵狂吻，同变变软瘫了，刘亦然一使劲抱起她，直上二楼，破门而入……

第六章 情归故里 / 149

哥，你别说了。尚青捂着脸扭头往一边走了走，坐在大石头上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康文跟过去坐在旁边，心如刀绞，凄然泪下。他掏出纸巾递给她，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，哭得更伤心了。哭声回荡在山谷里，就像刮起一阵忧伤的山风，下起一阵悔怨的山雨。尚青三十年的悲情一瞬间爆发，宛如山洪一泻而下。

第七章 暖冬微澜 / 177

刘亦然父亲的丧事在矿上办理，前去吊唁的汽车来往不断。吹鼓手吹吹打打，声嘶力竭，空气中飘荡着一股亡魂飘零、悲魂号啕的哀伤。寒风中的花圈堆嗖嗖作响，一个个醒目的“奠”字凝重肃穆。身穿丧服的刘亦然很忙，不停地出出进进，迎来送往，不像悲痛欲绝的孝子，倒像个帮人料理丧事的大总管。

第八章 云谲波诡 / 205

原尚武悟出来了，人对自然的依赖，才是永恒不变的；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才是永恒的，超越了国家、政党、民族、信仰，乃至一切意识形态。无论是共产党，还是其他党派，无论是在大陆，还是在台湾，无论是中国，还是外国，无论是死了，还是活着，谁都离不开脚下的土地，头顶上的天！

第九章 黑马扬蹄 / 231

县上来了个姓原的新书记，上任就先把环保局局长免了。消息不胫而走，越传越邪乎。有人说孙利拎着礼物去见新书记，被新书记从办公室赶了出来。也有人说，孙利没拎东西，送的是装钞票的大信封。还有传言说，孙利也找过新县长，为他的被停职鸣冤叫屈，结果也碰了一鼻子灰……

第十章 男女之间 / 259

康文突然停下脚步，一把把她揽在怀里，死死地抱住，尚青哭了，心酸而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。康文要吻她，却被她推开了说，哥，我都人老珠黄了。康文情真意切地说，在我心中，你永远年轻漂亮。尚青终于送上了深深的吻，这是一个迟来的吻，一个意味深长的吻！尚青暗自拿定主意，尽快和那人做个了断。

第十一章 欲海沉浮 / 289

黎明时分，消停了几天的老豹子突然又发出刺耳的哀嚎声，声音撕破夜空，回荡山谷。村里的狗没完没了地狂吠，被窝里的人们被惊醒了，不寒而栗，惶恐不安，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。随着老豹子最为惨烈而绵长的一声嗥叫，地下传出一阵沉闷的炮声，山野间顷刻恢复了死寂，这里的黎明又静悄悄的了。

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 / 317

尚武把材料细细地看了一遍，大笔一挥，批示道，县纪检委、监察局联合办理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迁就。随即，他把纪委书记跟反贪局长叫来当面布置。纪委书记连忙说，原书记，我正准备给你汇报哩，举报人我们见过了，材料也收到了，可牵扯到刘秘书长，我们有些吃不准……

第十三章 多事之秋 / 345

原尚武一路上闷闷不乐，他纠结着孙利的事，他觉得，班子里有不同看法，这很正常，但是，把会上强调了不得外传的事传出去，这很不正常了。这要是在部队上，犯在他手里，非得一查到底，严肃处理。然而，这是地方上，什么组织纪律呀，原则呀，说起来像一块铁，做起来却似乎像一坨泥。

第十四章 天地良心 / 373

刘亦然把海空赠的那幅《插秧歌》挂在墙中央，没事时瞅着发呆，琢磨着“患得患失皆空，平心静气养神”的话。站长说，来年插秧时朱鹮就来了，刘亦然等着插秧时，现场感悟墙上那幅墨宝的含义。从院子后门出去，山道弯弯，林荫如伞，刘亦然每天坚持在这儿爬山，一天比一天远，但还没爬到断欲崖。

尾声 / 390

引子

十好几年前，原生茂从城里搬到山里那阵儿，不少人匪夷所思。

渭北高原的华塬县，山脉横贯、河流切割，有山有川有塬。河流出山，川道宽了，山脊下落，延伸成塬，长长的塬。沮河为华塬最大的河，沮河下游川道也算是最富庶的川道。县城坐落在两河交汇处，城西为沮河，城东有漆河，漆、沮两河绕城合流，更名石川河，流出县界。华塬人以“后山”“塬上”“河里”区分山塬川。后山山清水秀，可交通闭塞，耕作艰苦，生活条件不如塬上；塬上眼界开阔，土地宽绰，而靠天吃饭的旱地，不及引水灌溉、旱涝保收的河里。人老几辈了，华塬人惯于出山下塬进城，往低处、好处走。比如，河里女嫁城里，塬上女嫁河里，后山女嫁塬上。后来沮河修了水库，塬上旱地变水浇地，河里女子这才肯上塬了。

华塬有句老话，宁朝南走一天，不朝北挪一砖。县城位于县境最南端的沮河尽头，而原生茂老家原家滩在沮河源头，华塬最北边。从部队转业的原生茂当过公社主任、乡镇书记、县上的局长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从县人大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，在华塬也是有身份的人。无论是原家滩山民、尚家堡村民，还是县上干部，都觉得原生茂的做法不可思议。原家滩人不解，干了一辈子革命，咋不在城里享清福？城里要啥有啥，在山里生病住院还得去城里，多不方便！尚家堡人诧异，嫌城里嘈杂想图清闲，咋不搬回塬上？塬上多豁亮，自家下地窑多雅静！县上干部一片哗然，这老头儿疯了？咋要搬到后山？这

不把儿女们拖累了？那年月改革开放，春潮涌动，人心萌动，在乡镇、农村工作的人都想出山下塬进城，都不愿在山区、在农村待，五光十色的精彩城里才有。原生茂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原尚武在部队，女儿原尚青原来在县财政局，后调到原家滩镇财政所，听说是本人要求去的。人们为原生茂如花似玉的女儿原尚青惋惜，大学刚毕业，分了个好单位，还没来得及找对象谈恋爱，县上几个瞄上她的年轻人也还没来得及动作，就看着她扬长而去，只能惋惜不已。

原生茂重情义。他十六岁就跟南下部队走了，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。赴朝参战时，他跟尚家堡的尚虎在一个部队，两人是同乡战友，关系密切，尚虎为救他身负重伤，临终时托付他照顾家人。原生茂带着尚虎骨灰回来，跟尚虎的妹妹完婚。为了照顾岳父母，原生茂转业后住在尚家堡下地窑里，直到给二老送了终，为女儿尚青上高中，才把家搬到城里。原生茂在部队是营职，转业时是科级，干到头才熬到了县级，但级别不高资格老，在县上口碑还不错。不过，离休前两三年，老头儿脾气古怪了，牢骚满腹，看不惯社会上的事，办了离休手续。县上让他在老干部光荣院安家，他婉言谢绝，声称老伴哮喘病严重，受不了被粉尘污染的空气环境。其实，原生茂内心深处还有缘由，有些事与其看不惯，不如看不见，隐居深山、远离喧嚣才好。据说，老头儿傍晚坐在沮河滩抽了一包烟，纠结了半晚上，才做出这个艰难决定的。打小离开老家，原生茂想原家滩了，想那里的山，那里的河。倘若哗啦啦的河水从脚下流过，也许老人家还能好受些，可眼前河床干涸，成了一片乱石滩。当年，原生茂在塬上当公社书记时，带队参加过沮河水库大会战，曾为引水上塬兴奋不已。水上塬了，河道却少了长流水，眼前的情景让原生茂困惑甚至难堪，怎么一切都面目全非了？

从县城东沿漆水逆流而上，便是素有西北煤炭建材重镇之称的锦阳市。县市之间不仅是隶属关系，华塬简直就是锦阳的缩影。后山有煤，前山有石灰石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乡镇企业兴起，开煤矿、烧白灰、建水泥厂，煤炭、建材业大干快上，却也搞得乌烟瘴气。锦阳被媒体称为“卫星看不见的城市”，华塬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水泥粉尘污

染严重，一年四季见不到蓝天白云。自从搬到城里，老伴哮喘病越来越严重了，这让原生茂很是难受。华塬川道盛产优质秦椒，用于出口国外，后来却被检验出有水泥所含成分。原生茂在川道当公社副主任时，曾经为秦椒种植付出过心血，听说水泥粉尘污染了辣椒，外商不要了，原生茂心疼了好一阵子。他抱怨环境污染、百姓遭殃，也指责一些人向钱看、追求物质、攀比炫富、道德堕落……他看不惯社会现状，也有人嫌他跟不上潮流，背地里叫他“老愤青”。此话传到县委组织部部长曾智耳朵里，曾智在干部会上严词正告，人家老同志发牢骚，讲的也不无实情，忧国忧民忧环境，有什么不好？叫人家“老愤青”？查一查谁说的！一下子把众人口堵住了。原生茂是曾智、康文他们插队下乡时的房东，曾智的入党介绍人，当年，也是他推荐这两名知青上大学的。这一点，文化馆的柯云知根知底。那天坐在台下听曾智训话，他抿嘴偷着笑，嘿嘿，别把辣椒不当菜！

柯云跟原尚青打小同窗就读，她也是他曾暗恋心仪过的人。柯云对原生茂的逆流而上倒也能理解，可后来听说尚青从财政局调到原家滩财政所，柯云禁不住吃了一惊，叫苦不迭。他心想，省城不留回县城，城里不待钻山里，尚青咋能一错再错？这下子怕是掉进窟圈里了。时间一长，原生茂父女远走山后，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。柯云默默地关注着他们，也去看望过他们。果真被他言中了，原生茂倒是过得舒心自在，可尚青却像落架的凤凰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没有挑挑拣拣的择偶环境，稀里糊涂地跟镇邮电所一职工结了婚生了女儿。后来，柯云听说尚青当了财政所所长，而她的另一半不满现状，辞职下海，跟朋友上陕北神府煤田办矿去了。此时，柯云已办了停薪留职，进了袁耀辉的水泥厂。男人不甘寂寞想折腾，柯云十分理解，可撇下孤儿寡母，太为难尚青了。柯云一声叹息，思前想后，还是给他的恩师、省报新闻部主任康文说了这事，但想着以前康文也没把尚青留下来，柯云也不好多问了。

俗话说，前三十年看父敬子，后三十年看子敬父。多年后，原尚武转业任了市林业局副局长，负责筹建原家滩自然保护区，华塬人又想起原生茂父女来了。有人感慨儿子比老子强，原尚武是正团职转

业，安排了实职，又被委以重任。不过，也有人猜测是曾智暗中帮的忙，曾智历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、部长、华源县县委书记，如今已身居市委常委、副市长。对建自然保护区这事儿，县环保局局长吴栓牢不以为然，一片荒林，一张白纸，建个保护区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没有金刚钻，哪敢揽瓷器活儿？

后山要建自然保护区，华源城里人无暇顾及。水泥企业越做越大，治理了反弹，反弹了治理，粉尘污染愈演愈烈，深受其害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，生态环境保护迫在眼前，迫在身边，他们对水泥企业污染治理充满期待，谁还关心沮河上游建自然保护区的事？不过，保护区放飞朱鹮计划倒是令柯云和他的摄影好友们为之一振。

原尚武回地方上工作，给了父母意外的惊喜。儿子要建保护区，要放飞朱鹮，原生茂兴奋不已。父与子，兄与妹，一家人同怀朱鹮之梦。可藏在尚青内心深处的，却是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。

第一章 梦中朱鹮

原生茂从县人大副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，受不了县里被水泥粉尘污染的空气，带着老伴回到了塬上。喝茶、种菜，与朱雀寺的海空法师下棋、闲聊，还操心着要放飞梦里见过的朱鹮。

塬上的四季都是美丽的，但最让原尚青迷恋的，是年少时知青康文、曾智住在外婆家下地窖的时光，她在那里留下了童年，也留下了懵懂少女情。对于康文，她有过甜蜜，有过纠结，有过追求，但最终，却只是揪心的疼痛，就如父亲梦中的朱鹮，从未真正放飞。

1

原生茂老人天亮梦醒，闭目侧卧，眼前见过翱翔天空的红嘴鸟，顿时神清气爽，仿佛找到了童稚般放飞的感觉。

保护区还在筹建中，朱鸮放飞不过是个计划而已，可离休赋闲的老子比任上奔波的儿子还要上心。红嘴鸟是朱鸮？是传说中的朱雀？还是老辈人提说过的白雀？肯定是白雀，错不了。原生茂认为，朱鸮即白雀，依据是从老宅子废墟里挖出的那块镇宅石，铭刻天人讖言的镇宅石。

清明将至，日和风爽。这一天，原生茂心情出奇地好，黎明即起，洗漱完毕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打了一会儿太极拳，换下运动服，擦洗完毕，坐上餐桌。尚青母亲打扫完庭院，伺候老伴用罢早餐，又忙着洗洗涮涮去了。原生茂看完报纸，喝淡了一壶茶，独自出了门。瞅着他衣帽整齐的背影，忙着为清明祭祖剪长钱的老伴一脸狐疑，心里想，说是上朱雀寺，咋又朝后滩走了？

原家滩有前滩、后滩和上滩之分。当地人称为滩的，便是现在人称为的湿地。后滩和上滩群峦环抱，内大外小中间细，呈倒葫芦状，又称葫芦峪。葫芦峪一带是典型的丹霞地貌，森林植被得天独厚。后滩与上滩之间，横着一道十多丈高的红褐色石崖，红崖青山绿水，风景十分秀美。崖间形成一帘数米宽的瀑布，冬天冰柱连天，夏日飞流直下，四季气象万千。葫芦峪里溪流交织，水草茂密，别有一番景致。在原生茂爷爷的爷爷那阵，后滩被四川移民修成水田，种上了水稻。面积比后滩大得多的上滩，由于天堑阻隔，人迹罕至，反倒保留住了一片原生态的纯洁之地。

据专家勘证，渭北高原沮河的源头在葫芦峪。如此而论，原家滩便是沮河流域最北边的村落。住家户集中在前滩，也就是葫芦峪的峪

口。河西叫西寺，河东镇政府所在的地方叫东寺。西寺村有无寺院，尚待考证，东寺背后山脊梁上的朱雀寺已有上千年历史了。日头照上朱雀寺的金色屋顶，照上红褐色的山崖。晨雾漫过山崖下背阴之处苍茫起伏的松树林，山风裹着万木复苏的清新，一夜寒露的凉爽，迎面而来。

原家滩因原姓原住民得名。原生茂在西寺祖上老宅基地建房安居，一晃十多年。也许正如柯云戏称的采了天地之精华，老人家年过七旬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腿脚利索，有点儿鹤发童颜的福翁相，在清静淡泊之中，算是把世事人生看透了。他这天出了门，仰头张望自家房后水渠畔的老橡树，心里寻思道，真要把朱鹮引来了，会不会在老橡树上筑巢？原生茂不改当年军人做派，腰板笔直，步履刚劲。他沿水渠走走瞧瞧，寻思着从溪水中能不能找到小鱼小虾什么的。

关中人习惯称渭河以南的秦岭山脉为南山，北边的桥山山脉为北山。老人瞅了瞅背阴处残留的冰盖子，心里担忧，南山鸟能不能适应北山的气候环境？他喃喃自语，这儿冬天冷。忽然又一想，这里从前不是也有过红嘴鸟吗？我咋糊涂了？老人家兴致勃勃，终于在背风向阳的小溪里找到了越冬苏醒的泥鳅，还在汨汨水泉的涟漪中看到了小虾米。呵呵，红嘴鸟不愁没食吃了！原生茂颇有收获，兴冲冲地过河，从东寺西侧山坡羊肠小道朝朱雀寺而去。

有多日没见朱雀寺方丈海空法师了，平时原生茂都先过河到东寺，从镇东头进入朱雀寺山门，沿青石阶拾级而上。这回惦记着为红嘴鸟找食，才从后滩抄近路上山的。阴坡羊肠小道上残留着积雪冻冰，又陡又滑，老人走着有些费劲，不一会儿便气喘吁吁，浑身冒汗了。终于爬到两条道交会处，原生茂歇了片刻，正要上路，发现有人从旁边台阶路上穿过，身子被灌木丛遮掩着，他瞥了一眼，便瞥见了两个熟悉的面孔。矮胖子是华塬的大老板任万能，原生茂连他老子都认得清楚。戴眼镜的瘦高个儿面熟，一时想不起是谁。原生茂瞅着他们的背影纳闷儿。忽然，瘦高个儿被石阶绊了个趔趄，任万能慌忙上前搀扶说，刘县长小心，小心。原生茂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华塬县长刘……刘亦然……电视上见过的。

朱雀寺香火旺盛，历史久远。络绎不绝的香客来求财祈福、驱病消灾、升迁问道。老板陪县长，也不外乎于此。任万能常来许愿还愿，原生茂与海空闲聊时提起过，却从未照过面。

原生茂无意中碰上任万能，勾起隐隐不快的往事，有点扫兴。有了心事，老头儿扭头沿大道怏怏而下，忽然觉得有话给女儿说，又不愿进镇政府院子，犹犹豫豫地在山脚下转悠了一阵子。

2

原尚青当年出现在原家滩时，镇上人都惊呆了。尚青皮肤白，人苗条，端庄文气，气质不俗，那天又穿着一条淡紫色的连衣裙，让镇上人们眼前一亮，开了眼界。

如今虽说年近四十，尚青风韵不减当年，人们还像从前那样，见了面跟她多聊几句、多看几眼。人们曾经为她惊叹、为她惋惜过，觉得她不属于这里，如今却以她为荣。在山民心目中，尚青灵动的身影就像沮河源头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尚青已经完全融入这个青山绿水、民风淳朴的环境了。她跑遍了原家滩的山村，跟村干部、山民们一团火热。人们尊重她、关照她，虽多少有点怜香惜玉的同情，但更多的是因为尚青做事认真，又待人亲和，乐于助人，从前财政所收税收费那阵儿，只要尚青出面，没有收不回的税费、摆不平的事。如今农业税免征了，国家给农民发粮食综合补贴，发退耕还林补贴。乾坤扭转，财政所职能转变了，收钱的变成发钱的，成了香饽饽。尚青当了所长，她群众基础好，言语不多，却一字千金，山民们领取补贴出了差错、有了疑问，都找她解决，镇上的人也乐意求她帮忙。

财政所在镇政府大院里，三个人只有一间办公室。原生茂背着手进了院子，尚青瞅见了，连忙出门迎上前问，爸得是上山了？这么早

就下来了？

原生茂不接话茬，面色凝重地问道，这会儿有空没有？不等尚青回答，又吩咐，回你家，我有话说。语落转身向镇东头走去。

尚青家在镇东头，小镇街短，转眼即到。原生茂径直进了屋，尚青张罗着要倒水，原生茂摆手拦住，说，坐下，你先坐下嘛。

爸有啥事？你整天说把世事看透了，咋还见风就是雨的。

原生茂叹了口气说，碰上任万能了，半道上折了回来。

哦，尚青笑了。人家又没挡着你，车走车路，马行马道……

不是一路人，咋走一条道？原生茂气哼哼地打断说，他跟在那个县长屁股后头，我瞅见不生气不由人嘛。

尚青开导说，爸，你成天说，世事再变，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。再说了，这年头发展经济，县长跟老板在一起，这很正常嘛，你有啥想不开的？听说，豹子沟煤矿的煤快挖完了，任万能买下了东河村小煤窑，兴许是请刘县长来协调这事儿的。

煤窑又没有开在庙里。原生茂一句话把女儿噎住了。

尚青不情愿了，沉着脸说，庙里你去得，人家就去不得？上班时把我召回来，就为了说碰见任万能了？还是得给你买手机，有事打电话。再说了，你跟我哥也好联系，免得你常牵挂。

不要不要，一提手机，原生茂又急了。

尚青心里揣摩着问，爸，你得是想塬上了？要不，清明节跟我回去？

原生茂却说，我不去，你不要叫你哥的车来接，就坐班车。

尚青恍然大悟，说，我哥，你比我清楚，犟脾气都随你了，讲原则、死认真。再说了，他整天忙得鬼吹火，转业回来一年多了，见过几面？他来电话说最近很忙，清明上坟不回来了。

原生茂有些失望地说，我还寻思他跟你一起去哩，你哥去不了，只好你一个人去。

尚青说，这有啥？这些年还不都是我去的？

从前他在部队，如今他回来了，就该去。原生茂摆手说，算了算了，你去了，在你外爷外婆坟前多烧些纸，多磕几个头，陪他们说

说话。告诉他们，自从搬到山里，你妈的哮喘病好利索了，她烧香拜佛，上个坡坡就到了。我心情好了，身体也好了。给你舅舅说，我想他，等我百年后，回塬上陪他……说着说着，原生茂站起来转身背对着女儿，目光呆呆地盯着窗外。窗外山峦起伏，越过群山就是塬上。

老父亲动了感情，惹得尚青鼻子发酸。

原生茂扭头叹了一口气，都是爸拖累了你啊。

尚青揉了揉眼，连忙说，爸，看你都说些啥，你二老健康长寿，心情舒畅，就是做儿女最大的福分。在哪儿都是上班，我看在山里挺好的嘛。

原生茂喃喃地说，我老了，在城里不习惯，未必你们年轻人就不喜欢，当初你要是不来，没准儿比现在过得好……

爸，你甭胡思乱想了。尚青打断说，现代人都讲究生活质量，咱呼吸的是新鲜空气，负氧离子多高啊，咱自己种蔬菜，自己养鸡，吃的是绿色无公害食品。城市人周末讲究爬山、吃农家乐，开车寻找新鲜，咱出门就是。山里人淳朴，好打交道，咱生活质量比城里人强多少倍哩！再说，城里有的咱这儿都有，电脑上网，鼠标一点，啥都出来了。哎，对啦，还有你最感兴趣的东西呢！

尚青说完，进书房开了电脑，原生茂一脸疑惑地跟在后头。原生茂拒绝用手机，对电脑更没兴趣。家里的电话，还是尚青好说歹说劝他才装的。老人似乎有意跟外面世界保持距离，平时偶尔看看电视，翻翻报纸。不思想、不议论，图个清清静静，自在悠哉。他觉得外面的东西知道得多了，自寻烦恼。这会儿，等到尚青调出一组朱鹮照片指给他看时，原生茂老人一下子愣住了。

这就是我哥他们要放飞的朱鹮，柯云前一向去汉中拍的。我让他从网上传过来的，尚青边说边点给父亲看。

原生茂愣住了，这就是红嘴鸟——朱鹮？跟我昨晚梦里见的一模一样啊！老人兴奋地喊出了声。

昨晚又梦见朱鹮？

原生茂点头称是。

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？